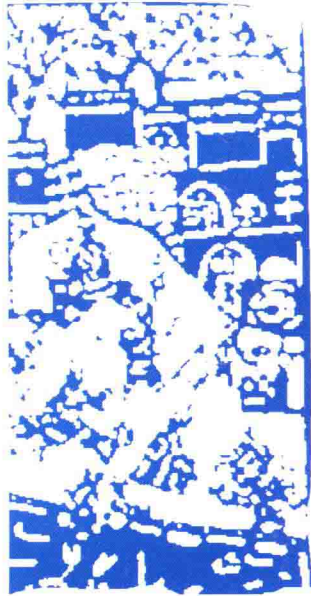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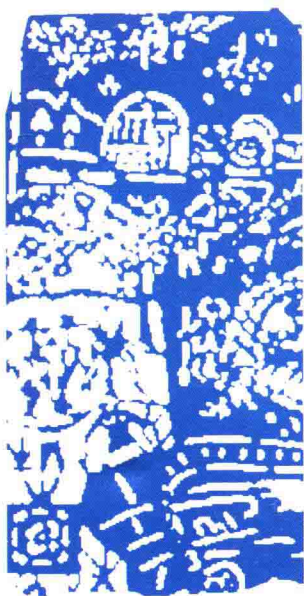


苏北往事

周建 著



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，
都背负着必须去完成的使命。

苏北往事

周建 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苏北往事 / 周建著. —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6. 6
ISBN 978-7-5404-7654-0

I. ①苏… II. ①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139599号



Subei Wangshi

苏北往事

周建 著

出版人: 刘清华

选题策划: 龚煌景 (龚湘海)

责任编辑: 龚煌景 (龚湘海) 苏日娜

版式设计: 游麟图文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湖南省长沙市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: 410014)

网址: www.hnwy.net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

湖南天闻新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2016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: 970 mm×670 mm 1/16

印张: 33.5

字数: 570千字

印数: 1-10,000

书号: ISBN 978-7-5404-7654-0

定价: 48.00元

本社邮购电话: 0731-85983015

若有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

我不知道我哪一世来过这个世界。但是，无论过去多少年，我都能依稀记得我在这个世上留下的痕迹。它们被一种深沉的情感浓缩成血脉，渗透到我的生命，并随着她的鲜活与凋零，在这个世上盈盈浮动……

第一章

1924年是闰年，我属鼠。出生的时候，西湖的雷峰塔倒塌了，末代皇帝溥仪被逐出紫禁城，人类首次通过电波将一张图片传送给大西洋。而我的家乡吴家集，则下了七天七夜的大雪。

据爹爹（苏北方言，爷爷）张一匠、奶奶张二娘做证，那一刻，四周异常寂静，连弄到灶房里避寒的鸡、鸭、老母猪都屏住呼吸，单等着我的降临。随着一股奔腾的热流，我滚落到光溜溜的苇席上。我闻到了人世间尘土的清香。嗓子眼里那些黏糊糊的东西，在这缕清香里游进我的鼻息时，一下子被冲散许多，让我活了过来。接着，我的感觉渐渐变得敏感起来，似乎能从意识中看到这个世界的种种画面。我身下的血冒着热乎乎的气泡儿，浸透着苇席下面的土炕，像春夜里丝丝滴落旷野的甘霖，坚韧地钻进干硬无比的泥坯，让那个被无数个冬日烟熏火燎的土炕，慢慢从沉睡中苏醒过来。随我奔涌而出的血，像锋利的犁铧向下扎去，散出土炕刚刚垒成后新泥的腥香。我滚烫的体温，逼仄地隐藏在芦苇深处。那些个温暖潮湿的夏夜，我听到芦苇荡绵长悠扬的风声。我像不知道从哪个世界，滑落到这里的一粒饱满的种子，在一片白茫茫的世界手舞足蹈。

我的脚踢在一个深不见底的空间，我的手任凭怎样努力，都抓不到一个可以攀附的东西。我想浮起来，就像我滑落在这张苇席前，在那片柔软的血湖里遨游一样，只是身上那些沾着血的地方，与身下的苇席和复苏的

土炕紧紧连在了一起。我身上那些向下滑淌的缕缕血迹，如我身上蔓延出去的根须，急不可待、无比固执地向那片迎接我的世界钻去。就在这时，一阵呻吟般的窃笑围拢了我。一个女人温暖粗拉的大手，抓着我的两脚猛地将我拎起来，啪啪拍了拍我的屁股。她粗硬的手像被漫长岁月雕刻的树皮，划得我生疼。我条件反射地张开嘴，吐出一些黏糊糊的东西，四周冰冷的空气便在那一瞬，伺机涌进我的胸膛。我稚嫩的喉头和肺泡被这冰冷气体冲撞得有些惶恐，我大叫起来。

我初来乍到的声音把那只手的主人吓坏了。她赶紧把我放进一个柔软的、散着甜腻腻奶香味的山谷里。山谷洒满阳光，晃得我睁不开眼，就像我第一眼看到那片无边无际的雪色一样。不过，这儿的雪是温暖干爽的。我听到谷底有一个汨汨跃动的泉眼，让我有种莫名的安全感。我的嗅觉比先前灵敏了，从身体里涌出来的欲望，如同牵着我嗅觉的缰绳，在那片喧软谷地寻找着。

就在这些懵懂的意识在我沼泽般的脑浆里产生的瞬间，一个男人的身影飞快地从我的意识中闪过。与那男人身影交叠的是女人白皙温润的乳房——记忆中依稀看到过的乳房。我激动地张开手臂，抢先一步朝那里扑去，像勇士冲向胜利的顶峰，张嘴咬住一个耸立的乳头。意外的是，我竟然没能像想象中的那么欢娱。很快，我的鼻子就给臭烘烘的黏液堵塞了，我要用很大的力气才能从那谷峰里吸出一点汁液，可我还是执拗地叼着它。我刚刚觉醒的触觉，让我意识到那是女人身体最隐秘的部分。对我来说，霸占它比吮吸它更让我兴奋。我分不清掺杂在淡淡乳香里的那股酸味儿是从哪来的，我只是没头没脑地含着它，还通过各种方式去获得它。有时候是夜半醒来，有时候是觉得孤独，有时候是感到无聊，有时候则是恐惧。当然，大部分还是饥饿让我去吸吮它。

我像一个被饿鬼掏空的皮囊，好像只有不停地吃，才能填充我单薄的躯壳。每每有了这种饥饿感，那漫无边际的恐惧就从四周蔓延过来，令我的存在变成一个不停下陷的一个点。我很怕那个点会消失在铺天盖地的窒息中。所以对我来说，那乳房确实是个好东西，能随时带给我安慰和满足。遗憾的是，我没快活多久，一件让我难堪的事情发生了。

这天晚上，我的两腿间被生生塞进一条硬邦邦的东西，而且，每天都有臭烘烘的东西留在上面，提醒这是来自我身体的秽物。这让我苦不堪言，生不如死。我不知道是因为塞进了那条叫尿布的物件，才产生了尿尿这种

秽物，还是我身体与生俱来的肮脏染污了它。每当那硬邦邦的布条被来回抽扯时，我都觉得颜面扫地，没脸见人。每每这时，我都会情不自禁地屏住呼吸，无助地把视线转向四周。我不知道这羞辱是不是祖先在伊甸园偷吃了禁果后，在我的心灵烙下的印记。

窗外是纷纷扬扬的大雪，屋里的一切都被这漫无边际的白色所覆盖。我眼前垂过来的面孔都是一个个黑乎乎的轮廓。不过，这倒练就了我对白色更为细致的分辨。最初，我是依据这些细微的色泽变化，来计算我周边人的活动情况。日后，我能将白色分出如此细密的层次，就是从那时练起的。

白色是最容易让人浮想联翩的颜色。说是空洞，其实蕴含无穷。

每当屋内由银白转为灰白时，窗口渗透进来的风就格外冷。虽然我被女人包裹得严严实实，我的鼻子仍能闻到那股寒冷的气息，它总会不失时机地用它温柔湿冷的嘴，含住我的鼻子，让我闻不到任何气味。这时，屋里便渐渐静下来，那个粗拉大手的老女人就会去了别处。生我的女人就脱光了衣服，紧紧抱着我躺下。我能感觉到女人与我独处时的松弛和幸福。只是，我无法回应她。每当她把奶头塞进我嘴里不多会儿，我便昏昏沉沉地去了另一个世界。

在那个世界里，我总是不停地奔跑。没有任何阻力，只是感觉自己的身体在不断变化，忽儿拉长，忽儿缩短。有时，我能听到胸腔内的心脏跳动和骨骼交错时发出的嘎嘎声响。我能从呼吸中分辨出我的舒适度。如果这时我感到害怕睁开眼睛，就会看到我脸前的那个女人闭着眼睛，均匀地呼吸。她裸露在外的胳膊，在青白色的天光里，光润得像条藕节，远比屋内一片刺眼的银白时呈现的那种干黄色让我觉得舒服。我知道自己曾寄寓于她的肉体。在她体里，我也是经过酷暑寒冬，才来到现在这个世界。十月怀胎，她喝一碗爽心的六月井水，吃一碗滚水汤面，于我都是刺骨寒冬、狱火焚身的酷夏。我承受着选择为人必须承受的历练，为的就是能真实地看到她，与她亲密相依。可此时，躺在她臂弯里的感觉，与进入她身体前的感觉完全不一样。我因爱慕她而来此世，却又在与她四目相对之时，变成了另一个人。或许，我进入她身体前的那点欲望，早已在她的血肉中得到释放，如今，来到人世的，并非先前的那个我了。

她很陌生，即便是被她拥入怀中，我仍感觉到恐惧从四面八方涌过来。穿过那黑暗狭长的管道，我来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。当初，渴望与她交媾的那一瞬，本想成为她肉体的驾驭者，然而，一经与她的肉身分离，

则改天换地。我成了她口中念叨的儿子。

我没有时间感，觉得在白色的海面沉浮。当那冰冷夺目的银白慢慢笼罩过来，她就把我推到窗前的炕角，仿佛要让我尽早熟悉窗外那个漫天飞舞的冰雪世界。我不喜欢邻窗那个冰冷刺眼的空间。有很长一段时间，我都无法睁开双眼。抱着我的光滑身体离开后，拥抱我的便是冰冷干硬的棉絮，和四周死一般的沉寂。

吴家集被这场大雪镇住了。家家的牲畜都被这大雪吓得一点声息都没有，仿佛一下子都失了声。鸡不飞狗不跳，鸭公、鹅婆都闭着眼，感受这莫名的恐惧。

大雪还没下过瘾，还在唰唰地往下落。更多的时间里，我都是独自一人仰面朝天，闭着眼睛，等待那柔和些的灰白色空间的降临。我不喜欢那银光闪闪的白色，它像一条条光鲜肥硕的蛆虫，在我的视网膜里蚕食，执意让我停留在它们的世界中。而我对付它们的最好办法就是紧闭双眼，让自己重新躲到往日那个血色世界。

天光由银白过渡到灰白再转为青白时，一只像树根般细长的手把我拖到炕沿的矮桌旁。那手混杂着鸡鸭屎尿、烟草木屑的气味，让我一连打了几个喷嚏。

“乖乖，两千岁噢！”我打第一个喷嚏时，一旁的老女人拖着长腔，悠然地说。显然，她就是拍我屁股的那个人。再一次喷嚏后，她又改口，吆喝说：“三千岁噢！三千岁！”她的声音总是很大，与其说是嘴，不如说是喇叭。

“三千岁不成妖精了。”树根手的主人愠声道。他没有因为我的抵触而退缩，他扳过我的脑袋，用两个冰冷的断指，在我鼻子上重重夹了几下，像要从那儿将我拎起来。那断指的截面却温软得像树根下冒出的嫩芽，怪异而恐怖。我的心缩成一团，我知道这是与女人截然不同的男人的手。他捏过的地方散着有机生命里层的气息。除了猪狗鸡鸭的粪臭，还有一股味道是我三岁后才知道的——那是锯末香。

不到一岁，我便在“奶头”“喇叭”和“树根手”的臂弯里认识了鸡鸭狗和老母猪。那段时间，我被“树根手”天天哄着叫爹爹。“喇叭女人”则哄着我叫她奶奶。为了让我断奶，她想出的种种招数，让我对女人的乳房产生了排斥心理。那个每天晚上脱光衣服与我相拥，白天却总趴在窗边呆望的女人叫陈红英。她似乎并不急于让我叫她什么，所以，我长到一岁零八个月，才开口叫她妈妈。

那天，我爹爹张一匠夹我鼻子，我试图反抗来着。我大声叫了几嗓子，我妈从炕里面蹭过来，犹豫了片刻后，还是把我抱起来。只是，她抱着我的手，随时都能恭让于公公一样。仿佛我不是她的，而是爹爹寄存在她那儿的一个宝物。

“两千岁，三千岁。都让你活了，别人可怎么办噢。”张一匠咕哝道。他很少高声大嗓地讲话，但这不妨碍那低哑的嗓音，透出的一家之长的威严。

“玉不琢，不成器。人不学，不知义。将来让他多读点书，不去学木匠。咱家他这一代，怎么也得有个真正识文断字的人。不能像我，也不要像他大（爸爸），肚子里的墨水太少了。赵运奎精明啊，家里虽说田多，也没把儿子都扔进地里种田。有做生意的，有读书的，有在家守着地种庄稼的。”说着，他用脚轻轻碰了女人的三寸金莲，道：“你还记得他家老二生大柱子那会儿，咱们去出礼，赵运奎说啥哩？”女人嘴一撇，示意他继续。

“赵运奎说，他家的孙子要一路柱子叫下去，说他老赵家个个都是顶梁柱。我当时就想，等我有了孙子，我要取‘梁’字。柱子和梁能比吗？”女人这边就发出了笑的动静，像是对自家男人的肯定，又像是对老邻居赵运奎的不屑。等男人再问：“还记得三柱抓周的时候不？”女人就忍不住嘎嘎大笑，完全恢复了喇叭的音量。

“你说他脸前放了那么多东西，怎么偏偏把炕上的一根屙毛儿抓起来了？”男人仍用惯常的语调说着，仿佛那事并不好笑。

“他奶奶还说他眼睛好，像孙悟空火眼金睛呢。”女人又拍手又拍腿，声音都跑调儿了，“哎呀呀，老头子。不能笑了。啥事情乐过头就不好了。”说着，朝屋顶瞥了一眼，好像有天兵天将在那儿候着。

我娘见状也止住笑，嘴里念念有词：“我家孩子哪有人家孩子好啊，我家孩子是屎蛋蛋，驴蛋蛋，狗屎蛋蛋。”

我爹爹扫了眼前的婆媳二人，“噤”了一声，说：“妇人之见。我今天把话搁在这儿，不信你们等着看。咱家孩子绝对不简单！”他沙哑低沉的嗓音，像门外飘进屋内的雪花，很快与屋内烹制食物混合的烟草味儿融在一起。

我妈安静地坐在炕上，有点不安地看着婆婆。此刻，她用那粗糙划人的手正抚摸着我的脸，听由公公对我的评判。

一向很会维护男人权威的张二娘，每每男人在场，她都会自觉地退居

其后，突显他在这个家的权威。那一天，是我爹爹第一次走近我，走近这个家延续香火的后人。窗外的雪依旧下着，听不到狗吠也听不到猫喊，整个吴家集都被这百年不遇的大雪覆盖了。

我出生那年我爹爹五十有二，人精瘦精瘦，透着皮能看到骨形。浓黑的眉下，细长的眼睛总像在打量什么。脑顶的头发虽说开始谢了，但仍显现出精力充沛的样子。每回他用脑袋拱我的肚皮，我都能闻到一股难闻的脑油味儿。

我爹爹张一匠是张家铺方圆百里小有名气的木匠。别看了他人瘦，可食量大，人也很有力气。他会做橱柜、大床、桌椅，也会做门窗、屋梁。雕刻、上漆、弯藤、匠木等江南漆器细活，也很上手。但有一点，他识字不多，即便有些字会说，却也未必写得出来。

我出生的前一年，张家铺县城有名的乡绅张树森要迎娶三房姨太太，非要打一个雕花刻柱的二进式滴水大床，就把他请到府上。我爹爹就带着跟自己学徒的儿子张宗宝一同去了张家。我父亲脑子很灵活，手也够巧，但这二进式滴水大床见都没见过。张树森当然想让我爹爹来完成。张宗宝顶多帮着打打下手。工钱呢，只算张一匠一人。张一匠明白张树森这样算，是摆明了让他吃亏。再有，给姨太太打床名声不好，日后可能会影响生意，但他还是痛快应承下来。当天就开始下料动工。张一匠不想得罪张树森。认为同张家铺这样一位有头有脸的乡绅走动近些，将来对儿子张宗宝成家立业，或许能有帮助。

二进式滴水大床工艺复杂，一进与二进之间有一米多宽。床顶要带帐幔，床的三面要有雕花的围板，上面刻有鹊桥、西厢等知名典故。每块围板连接处是镂空的香樟板。香樟木香气袅袅，年头越久越浓郁。大床两边与帷幔齐高的撑柱上刻有栩栩如生的藤条蔓绕。进第一道滴水就要脱鞋，然后才能上两级台阶走到床跟前。张树森讨的这位三姨太是扬州人，原是扬州城南在百里香唱曲的名角儿。因去大户人家唱过戏，见过人家夫人小姐屋里摆着这种床，就喜欢上了。

从张家铺去扬州城没有水路，陆路又怕遇上土匪，张树森就把我爹爹请了去。张一匠也没见过那种二进式的大床，再说，按张家铺当地的风俗，新娶进门的姨太太，要用正房睡过的旧床，以示对正房夫人的恭敬。哪有一进门用新床的道理？而且还是这么复杂的二进式滴水大床。光木料就用掉五十八块大洋。怎奈张树森春心荡漾，娶妾心切，只能按她说的打造。

这回，幸好儿子张宗宝聪明，凭着三姨太的描述，画出了二进式滴水大床的草图，之后，又与那叫翠萍的三姨太几经沟通，才得到她的认可。张一匠把儿子画的草图拿给张树森过目，他也喜欢上了，让张一匠赶紧按图打造。谁料，爹爹下料时伤了手，加上天热化了脓，整天流脓水，疼得晚上都睡不着觉。又不好半路让儿子接手，就带伤坚持到最后。结果，二进式滴水大床打好了，他的手也齐了掌心烂掉两个。

那时张家铺县城纳妾已经不兴了。除非为了延续子嗣需要，有收自家丫头做偏房的，很少有人家大张旗鼓娶姨太太了。张树森嘴上追求爱情、追求新生活，实际上，仍与几房女人一起生活。中国男人妻妾成群的传统观念，在他脑袋里还是根深蒂固。但是，他又不愿落个抛妻弃子的恶名。毕竟孙子都有了，又迎娶新人，在光天化日之下，与她挽臂游荡于戏园茶坊，难免为乡党耻笑，心里也是收着的，不敢过分造次。现如今为了一张大床，毁了张家铺小有名气的木匠，要么怕外人知道了说他心黑，要么怕日后躺在上面想起那流着脓血的残手，给满心期待的“寒尽鸳鸯被，春生玳瑁床”打折扣，就给了张一匠足够的工钱；又把东门教堂的木工活全部交给张宗宝，说为他第一次单干木工活露脸造势，封其口实。

“一匠啊，我这样安排想必你心里应该很清楚。现在做事不光是挣点钱，这里面还有个世道缘由。现在南京、镇江那边人都想和洋人搭上关系。一来呢，图个保护；二来也表示咱们开明。为洋人干最大的一点好处，就是工钱会如数给你。张家铺的东门教堂，是美国人要在这儿建的。美国人有钱，十年前就在泰州建了教堂，咱们这儿是晚的。他们在泰州不光有教堂，还建了医院、学校。听说美国现在街上跑的都是烧汽油的车子，根本不用马拉。你看咱张家铺，多少人家炒菜都舍不得多放些菜籽油呢。要说这人啊，一定得有钱，有钱就好办事。你在张家铺干了这么多年都没事，单单在我家干活伤了手，不是我家有什么问题，我这宅子建前都找人家看过，风水特别好。”张树森下意识地捋了捋胡子，可那儿光堂堂地泛着一片青茬儿。他忘记为娶这位三姨太，留了几十年的胡子被刮得一干二净。

“我想啊，你伤手恐怕是天意，是老天爷不想让你再干了。你在我家这次，就全当是收山之作吧。”说着，伸出手摸了下油灯罩子，朝身后咳了一声。立马有人走过来开了罩儿，将灯线往上提了提。这下，张树森那张国字脸就像黄油纸伞那般黄了。

张一匠死烦干完活东家结账的时候废话一箩筐。要说就给完钱再说，

偏要提着人家的心教导一番，像要受他多少恩惠一样。只是，这张树森是何许人啊？又不能得罪，只能陪着笑脸。心里却道，管你说破天，给钱就行。手伤了算自己倒霉。以后能不能做也是我自己的事情。至于美国传教士和烧油的车子他并不陌生，以前去泰州做活就见到过。泰州人管那叫汽车。遇到灾年，这些传教士还开着车子下乡赈灾，苏北这片不少人为了有口饭吃，去教堂做事，说自己信教。可转头就呸呸呸，朝着老天爷发誓，说自己没有忘本，还是信老天爷和中国的佛菩萨。

“一匠啊，你要好好培养宗宝，自己动不了手，好好教你儿子做。你呢，垂帘听政，盯着点就行。人家要是觉得教堂盖得好，没准还想盖学校，盖医院，你们就有活干了。他们徐州的基督教堂有医院，也有女子学堂。好歹我是张家铺的商会副会长，我看过东门教堂的图纸，跟我们这儿的房子差不多。我明天就把你们举荐给他们。放心，以后肯定有不少挣钱的事等你们干呢。我呢，就算对得起你们父子了。”张树森这回终于把桌上的工钱往张一匠跟前推了推，撩起眼皮看了眼坐在一旁的张宗宝。张一匠拿了桌上的工钱，又说了些感谢的话，才带着儿子回了吴家集。

教堂还没开工，张宗宝就吃住在教堂工地上了。教堂的泥瓦匠活和购料，给张树森正房夫人的侄子承包了。张宗宝心想：要不是父亲伤了手，张树森也不会丢这么块肥肉给自己。东门教堂未来主事的查理牧师，在盖房中间来工地看过一次，就回南京的基督教堂等着了。张一匠帮儿子构好图，算好要下的料，还亲手熬了松香、胶水，就候在一边，静观儿子出道，施展第一套拳脚。

初秋的时候，东门教堂盖到一半，张二娘看着几亩玉米就要干硬在地里，就托人喊张一匠回来收玉米，教堂剩下的活交给了张宗宝。

没了老子兼师傅的张一匠在一旁监工，张宗宝反倒更能自由施展拳脚。他把自己多年学到的手艺，都发扬光大在建教堂上了。一层大厅裸露交错的悬梁、悬梁上雕刻的《圣经》中的人物典故和图案，以及教堂的门窗、讲经用的香案约柜、教堂地下室、二层主人的住房、三层放经文的阁楼，都被他赋予了苏州木工手艺的精髓。甚至扬州漆器的工艺，都被张宗宝运用得恰到好处。

查理非常满意，连自己房间用的家具也一并交给张宗宝打造。为留住张宗宝，查理提前给了他工钱，希望他将来继续在教堂做事。起先，张宗宝有些犹豫。毕竟木匠活才是自己养家糊口的手艺，光在教堂待着，万一

活不如外面多，岂不亏了。

查理为了让他留下来，条件给得很宽松。允许张宗宝在外面找活干，找不到活的时候就在教堂待着，帮教堂做点杂事，吃住免费。所谓的杂事，无非就是为传播福音做些宣传，帮教堂多吸收些信徒。这样看，怎么也是个划算的买卖，可张宗宝心里就是没有底。教堂盖好后，查理把一些修修补补的活也交给他。工钱呢，自然照给。张宗宝就觉得查理这人靠谱，比当地的东家还讲信用，就留了下来。

张宗宝留在教堂后，做事一直很用心。加上他本来就是那种对新鲜事物充满好奇心的人，很快便对查理所传的基督教义有了一定的了解，认为他从美国到这儿来传教，从本质上也算是行善积德，对查理也就尽心辅助。长期在洋人身边，张宗宝的英语水平有了很大长进，对一些日常用语和传教用的英语对话，也略知一二。张宗宝早年读过一年私塾，还多学了一个冬季班，比父亲识字多。查理给他的那本《中英文常用对话词典》，几乎被他翻烂了。没事的时候就在英文旁边注上中文读音，慢慢积累下来，竟认了不少英文词汇。

这年，我大姑张宗玉的婆婆过六十大寿，想给婆婆孝敬一对红木太师椅。请苏州师傅吧，花钱多是一回事，关键是人家嫌活少，不愿意来。我大姑就找娘家父母商量。张一匠说：“不就一对椅子嘛，这点活还至于去苏州找人啊？”

大姑娘说：“怕打得不好，婆婆看不上眼。”

我奶奶就开导她说：“光看你进了周家，连生的那四个儿子，她就不能慢待你，更别说你有这心专门为她打对太师椅。依我看，你让宗宝做就可以。他现在可不比从前了，这点活对他来说根本不算什么。别说东门教堂的美国牧师器重他，张树森都拿他当回事哩。”

听母亲这么一说，张宗玉的心就放宽了，亲自驾车去东门教堂请张宗宝到马坝打太师椅，还不忘给查理带了五斤豆干和十斤云片糕。她怕张宗宝这一走，别人钻了教堂的空缺，便对查理说自己也要信基督教了，说这些年自己过得这么顺心，就是蒙受了主恩，说回去一定多动员些亲戚信教。查理一听，眼睛就亮了。张宗玉就又吊了他的胃口，说，马坝人比张家铺人开明，如果张宗宝去那边传播基督教义，保准信的人更多。查理当即表示自己要去马坝传教，张宗玉就傻了眼。

张宗宝知道大姐用心不在传教上，只不过想让查理高兴罢了，同时免

得让自己丢了教堂的饭碗，就说红木椅子打起来讲究多，根本离不开人，也不可能四处陪查理传教。

“哎呀，到时候我找人陪查先生转就是了。”张宗玉骑虎难下，委实不愿领个洋鬼子回马坝。可查理固执，非要跟着去，还说自己可以住店，不影响张宗宝做事。一伙人就坐马车回了马坝。

马坝是张家铺南来北往的商业重镇，大小旅店不比扬州城少。张宗玉把查理安排在自家开的福昌旅店，就带兄弟回了婆家。接下来，张宗宝整理木料，构思画图。图纸设计出来，先送姐姐、姐夫过目，满意了才拿给老太太过目，再往下就是破料、烘烤、精心打制了。张宗宝这边忙得不亦乐乎，查理那边却出事了，险些丢了性命。

原来，查理到了马坝，见这里人来人往的繁华，一早就起来就挨门挨户去传播福音，看到聚在一堆的婆子媳妇，便上前去讲经布道。可那些娘儿们除了对查理手里的糖果感兴趣外，根本不关心他说的“主”是什么。进了一家呢，男主人刚好不在，查理坐下来喝了杯茶，同主妇聊了一会儿，跟她说信主有多么灵。那家男人回来撞见了，老不高兴，好像查理对他媳妇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，就躲在路上，偷偷给查理了一记闷棍，把他丢进一家卖粪的茅屎坑里。张宗宝知道这事后，查理已经被张家铺的保安队救回了县城。

张宗宝吓得赶紧放下手里的活，打道回东门教堂跟查理赔罪。一进门，见了查理，都没认出他来。眼前的查理，就像一个年轻英俊的少年郎。张宗宝越看越觉得查理年轻，搞不好他都没自己大。要不是弄了一身屎尿把胡子刮了，还看不到他庐山真面目呢。这会儿见他脸上略带了几分愠色，赶忙上前拱手致歉，打着扬州官腔，郑重地对他说：“密思脱查（Mr.），真是对不住。哪个晓得会出这样的事情。”

查理无可奈何地耸耸肩，摇了摇头。张宗宝知道“查”不是他的姓，但习惯这样叫，查理也不反对，觉得这样叫他很亲切。这会儿见查理像受了很大打击，便走到他跟前，端详了下他略显苍白的脸，就恢复到以往的吴家集腔，说：“我乖乖，几天不见，查先生越来越年轻，越来越漂亮了。看不出，你也是风华正茂的好年龄呢！”

查理苦笑道：“张，你知道主当时带摩西他们出埃及时，一路上许多人因为忍受不了饥饿灾难，屡屡试探主时，主说了什么吗？”

张宗宝没吭声。

查理说：“主生气了，对摩西说‘这些百姓真是硬头颈项的百姓，我要向他们发怒，将他们灭绝，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’。”

“可主是仁慈的，主并没有灭绝他们啊！你消消气，全当遇到倒霉鬼了。你从那么远的美国来到这儿，不就是为了传播福音、教化信徒吗？你不能遇到挫折就泄气啊。”

查理微微一怔，仿佛才发现张宗宝原来就是他的知音。“可是，这些黄色的灵魂，真是太缺乏教化和引导了。张，你要帮我。”他长长的眼睫毛忽闪着，深眼眶内那双蓝眼睛竟像猫一样温柔。

“来来来，先吃点东西。看我给你带啥来了？”张宗宝把手里的芝麻灌香徽和蜂蜜酒放到桌上，说，“这两样东西是我姐姐专门让我带给你的，你以前保险没吃过，所以，特地买了带来让你尝尝呢。”

查理掰下一块香徽放进嘴里，脸上顿时露出讶异的表情。不用问，张宗宝就知道他很满意，又把一杯蜂蜜酒推到他跟前，示意他品尝。

查理端起杯子，轻轻啜了一口，说：“好喝，好喝。”说罢，又喝了一大口。

张宗宝一路紧绷的神经这才放松下来。他真怕这件事惹得县里怪罪他，自己吃不了兜着走。答应查理在教堂干，张宗宝也有自己的苦衷。别看张树森这些人表面上对教堂表现出开明的一面，但私底下，他们对洋教一点都不感兴趣。

张家铺是个老县城，人比较守旧。规矩人家很少有信洋教的。前些年，北伐军与军阀旧部打仗，闹得民不聊生，家破人亡。皈依佛门的倒是比较多，信基督教的非常少。这回，借着查理被扔进茅坑一事，张宗宝就想劝劝查理，让他不要再往乡下跑，待在城里传传就行了。

“我们这的老百姓啊，很朴实，也很容易满足。只要有吃有穿，就不图什么了。何必非要让他去信什么呢？很多人什么也不信，活得也不错。现在你非要让他们信奉主，他即使当面应承你，同意信主，掉头还是该干什么干什么！”

“你们中国不是有很多人信佛吗？唐朝的时候，信佛达到了鼎盛。到处都有佛龛庙宇，照你这么说，唐朝人不愁吃穿，可他们都信佛。唐朝的皇帝比谁都有钱，为什么还派人去印度取经呢？”

张宗宝知道中国人信佛，可没想到查理年纪轻轻，对中国唐朝的事情也清楚，顿时肃然起敬，觉得他很不一样，便恭敬立在一边，听他继续言表。

“对一个人来说，吃穿就好比肉体，信仰则是灵魂。一个人的灵魂不

能没有精神依托和支撑。信仰会让一个民族脱离野蛮走向文明。当然，这是一个艰难的过程。我让你好好读《圣经》，那上面不是说，亚伦也被众人鼓动，自己做了神像，完全忘记当初与神的约定，惹怒了耶和华吗？所以说，坚定自己的信仰，如同坚守自己的生命一样。”

“说别的我不清楚，但你刚才说的佛教，我们张家铺以前很盛行。大大小小的寺庙、尼姑庵有一百多个。我们吴家集还有一个尼姑庵哩，是吴家专为自己未出阁的大女儿建的。他家女儿酒肉闻都不闻，葱姜蒜都不碰，比你说的虔诚多了。”说着，看了眼查理面前的蜂蜜酒，又道，“她每天都要点香烛，敲木鱼，念经拜忏，还放生施舍。我给她家做过活，好些事情都是亲眼所见。现在，你揣了把糖送给人家，哄人家信教，怎么可能？肯定难。”

“难也要做。你帮我做。”查理低头往嘴里塞了一块香馓，抬起头看着这位吴家集的木匠。

张宗宝心想：我怎么帮你呢？现在有些人因为我和你走得近，木工活都不愿意让我做了。难道一个人信什么真有那么重要吗？对穷苦老百姓来说，饭都吃不饱，衣服都没得穿，生病了药都抓不起，只能硬扛着。让这大字不识的穷苦人信基督教，他哪有那个心情听你诵经讲教，信不能吃不能喝的主呢？

“张，你还回马坝吗？”查理突然停下来，眨着眼睛看着他，流露出挽留的神情。

张宗宝这才恍然想起还要赶回马坝，为大姐婆婆打太师椅。他说，打完太师椅还要回吴家集看看媳妇。自从媳妇怀上孩子，还没回去过呢。

查理这会儿想起什么，跑回桌前在他的记事本上翻了翻，问：“二十号前，你能做完椅子吗？”

“今天多少号了？”张宗宝屈指算了算农历的日子，却搞不清楚今天是多少号，就问查理什么事。他神秘一笑，说：“二十三号是我二十二岁的生日，希望你能在。”

张宗宝心里蓦地一惊，想不到查理这么年轻。查理是按阳历算的，张宗宝赶紧算了那天农历的日期，发现刚好是九月九日的重阳节，就对查理说：“我这辈子都忘不了你的生日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查理满怀期待地看着张宗宝。

“因为你生日那天，是我们中国的一个重要节日——重阳节。古人认为，

秋高气爽，是登高望远的好时节，因此，我们这里也叫‘登高节’。”

查理流露出的真性情，显现出他年轻的一面。张宗宝想到他孤身一人在张家铺，同张树森这帮乡绅周旋，也够不容易的，就答应他一定尽早干完，带菊花酒来为他过生日。

我父亲张宗宝介入传教之前，苏北许多地方都有洋人在此建教堂传教。1910年，美国在中国设了两个“差会”（非美国本土设立的行政机构）。其中一个就是苏北差会，负责长江以北的传教活动。张家铺东门教堂建成之前，徐州、泰州那边的传教站就有洋教士来张家铺传过教。吴家集人一向以祖上出过翰林为荣，对洋教很排斥，鲜有人问。只是，近些年世风有所改变，这些洋牧师在中国不仅教堂越建越多，还开设学堂、医院，给予当地居民诸多优惠政策，这就吸引了不少富裕阶层的眼球，悄悄将孩子送到教会学校读书。茅坑事件后，查理也动了一番脑筋，不久，查理便着手筹建培心学校。

第二年春上，东门教堂的培心学校正式动工。木工活自然由张宗宝承担。除此之外，查理还让他负责建校的其他工作。张宗宝比父亲脑筋灵活。有钱哪能一个人赚？他主动去了张树森家，告诉他查理要建培心学校，请他多多支持。张树森在张家铺是何许人？两年前就因奉命办棉花种植场，租用了四十亩学田。因建立县棉花种植场有功，被政府委任了商会副会长。其实，以他的实力，干个会长也不稀奇。但他不想干，他才不想劳那个神，操那份心，有个虚名足以。但是，查理建培心学校的事，他一点也不知道。就寻思是哪道关口拦住了这则消息。这会儿，见张宗宝如此懂眼风，会办事，就有了想提携他、培养他在教堂这边当个耳目的想法。

张树森留张宗宝在家吃饭，却被他婉拒。张宗宝说查理交代了事情，不能久留。今天来此，只是通报个消息，以后有事尽管吩咐。张树森摸了摸后脑勺为数不多的短发，两手从长衫上往下一弹，说：“现在是个开明的时代，你我吃顿饭有何不妥？你要有事，我也不留。不过，你我都是张姓的同宗，也算半个亲戚。如果有需要我的时候，尽管说就是。”

“不敢，不敢。”张宗宝站起来，郑重给张树森作了个揖，表态道，“张会长有事尽管吩咐，我张宗宝随叫随到。”

“我能有什么事？我家里还是有几个佣人的。你嘛，没事过来玩玩，外面有什么新鲜事，过来跟我讲讲，我就老高兴了，哪能劳烦你。”

从此，张宗宝一来二去地往返张树森和教堂之间，关系真就熟络不少。